

[illegible]

豫南我軍乘勝進擊
鄂中包圍阜市天門

（中央社洛陽十六日電）豫南方面，自經我大軍連克，節節勝利，下既已由唐河、密、靈之線，除一小部在上屯鎮、小清河一帶構築工事，窺伺之敵，其餘大部已潰，唐河一帶之唐氏、鎮郭、鎮鎮等處，我高毅軍正追擊，當下令乘勢追擊，絕分向桐城、霍山（苦竹十餘里）一帶逃竄。

保全人力物力打擊敵人

(中央社重慶十六日電)蔣委員長爲防制敵機轟炸，昨發表告各省市
政府與全國同胞書，其全文如下：

本月以來，敵機狂炸吾國各省市人民住宅區域，有五十餘次，只就事
論事，市面言，而後被炸死傷之同胞，總數已以千計，此其除福州西安洛陽
蕪湖以及湘鄂皖閩地方各處，例如其慘炸不計，其他本無軍事之城市，
亦非軍事機關，亦非軍事機關，例如我重慶長江沿岸重慶南岸頭道梁金華
兩橋北江沅陵漢中等地，亦無不橫遭轟炸，備受傷災，而潰道之地，火災之深，
大，慘毒之狀，罄竹難書，致礙吾同胞受其痛苦，祇罪軍人設備之罪，
此種可鄙之舉，與劣之慣技，已爲中外所周知，豈能掩飾野蠻狂暴之罪，
敵寇侵略吾國以狂炸吾平民者，其目的不外乎三點，其一，欲以不斷的
轟炸，威脅吾全國抗戰之精神，希望吾同胞向之屈服求降，其二，欲以
猛烈的轟炸，無絕吾同胞之生活，企圖吾同胞於流離失所之中，滅亡生產，
影響我後方之制敵，其三，欲以集中的轟炸，妨害我社會之安寧，妄想擾
亂我後方之秩序，敵人抱此三種目的，而又深，我救國之基礎全在民衆，
故彼欲摧毀我民族，必先斃吾同胞，此其暴虐無道殺所以必選擇吾平民之
故區，不特重傷，地爲然，其他各處亦莫不皆然，而其本來選擇吾之敵口
傷之，豈今日爲尤甚，吾全國同胞憤激冤案，洞燭奸謀，亟應有以防制而報
復之，茲就三事以告同胞。

(一)抗戰軍興將及一年，吾國民氣之振奮一仇大敵，以終此身，以

奉新臨湘敵中伏大敗

日誌：十四日午有敵軍，復向山以西竄去。龍山大壁爲仙洲一帶猛攻，極其奮勇，遂斃敵百餘，當乘猛犯時，敵鐵二架，飛來助戰，敵正在獲地作激烈之白刃戰，敵機無法避之自毀，彈落於我方者甚多，炸傷兵四員，並傷三逃，俘虜敵方，及違違之兵四十餘人。

(中央社豐城十六日電)十三日晚，敵四軍以增援手榴彈五突擊，並隊亂入亂衝殺流滾，敵傷重。

河間我游包圍殲

(冀南土地專署通訊)各路日軍集結(遲到)各營日軍，爲配合各師團之反攻，以破滅敵寇之反政，以破滅敵寇之反政，以破滅敵寇之反政。

東市北計劃，與冀中四日師長計劃，與冀中四日師長計劃，與冀中四日師長計劃。

蘇援助波羅的沿海國英法得加援助

國聯定本月廿二日開會

皇帝描金漆製御座暨
大施毒攻，賀師長及官
兵中毒者五百餘人，連

軍大捷

敵二千餘

二十四日，均被我猛烈擊退。二十日午，第貳戰團頓挫，賀師率部退旅主力及呂口隊一隊。

亡國政治部主任李福慶、連長陳和廷、向愛發二員排長以下傷亡七百餘人。

(本報南澳支地專電)：「師賀師長於二十三、二十四兩日，在河南會戰，率師督戰，殲滅敵寇大部，身受重毒。」已蒙高統帥

德義協定

△傳即將簽字
(中央社羅馬十六日合衆電)據
半官方消息：義外
長齊亞諾將於本星
期六與德簽訂軍事
政治協定，其後義
皇將正式聘問訪晤
希特勒云。

半月刊
零售一角二分
半年一元四角

一個化錢少而收效多的團體……

版

抗戰勝利後

我國與英美法的關係

今吾我們要爭取

蕭敏頌
圖畫部份
大幅彩色木刻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聯合起來」(冰兄畫·建巷刻)

習刻
書

輕
行發

結不久即可成行凡本省出征軍人家屬如有書信或相片請

通信地址於三月二十三日以前多屬空白者甚多
交該團帶往設法查交不誤此啓」

這小型電台，爲了

[illegible]

記

「仇」，是讀他自己所作的詞的。
沒有想到抵抗桂林之後不久，
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大轟炸
之日，便和他所愛女一同在桂
林殉難了。他到桂後，因時間
甚短，工作調派不定，不知道
有什麼作品沒有？如到桂林後
無新作，那末我們要報仇！
就是他一生的戰鬥音樂生活之
中，所留下最後的聲響了！而
這呼聲是何其激昂而震盪呢！
今天當我們來登他的遺作
車站一個時期；在桂林，他
他作成了一個新曲——『我們要報仇』，是讀自己所作的詞的。

這個詞時，男唱：『十月裏吃涼水，點點滴瀝記在心！』張曙先生是十二月遇難的，而他的葬地，是桂林的「涼水井」。我不相信，世間竟會有「語識」；然而，真真實實地，我眼見着我們的愛國士的張曙！還帶着他的愛女——是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日寇所殘殺了！這仇歌，是一切作品的人，一切歌唱樂作的人的手千萬萬青年朋

住他幾千千萬萬同胞點下點下記在心！而不作偽文是一句「語識」。

『我們要報仇！』這是全中華民族的一聲喊聲，是張曙更爲、切實！冠冕殺戮時無無祖長同胞！

（註）五十四、謹啟

昨日本報「貢獻歌曲創作專刊」刊載之「右翼廢排掛印張之什」，因地位不敷，臨時抽出，並登今日。

剪信

★ 三在莫斯科主持
漢口版其黨機報定名
「再生」；其後又將所
購機件遷往桂林，擬在
廣西出版。因張時正接
取各種報紙報料，並接
洽各省黨報社，以維持
（俄文，公諸蘇聯）
（上海蘇聯通訊）
故將報紙亦行遷移；後
不知何故，又告停頓。

★ 近聞又擬在上海出版，
仍名「再生」日報，聞
將囑其門人周樂山就近
主持。（日秋上海通信）

★ 留滬劇人苦聲支持
獲得盛大發展之上海劇
藝社，歷次公演，漸成
孤島新義之劇運高潮，
最近自公演于伶（即
問上海通信）

★ 上海報人李陀等，
刻正努力經營「雜誌」，
刊名即為「雜誌」，從
四卷一期起，實行擴大
篇幅，加多各項特稿，
特重所謂「仇人口中的
真理」之稿，該譯有關
於感情之資料甚多，墨
譯亦頗踴躍之譯稿，為
此誌之一大特徵。（京
問上海通信）

